

誠齋集

三十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祐 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 祖宗暨于中
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員大公至正之望為一
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
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
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
視之為國輕重在 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

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

高宗及我 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
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
虜情猘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
敢以聞首請用張公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
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
都督其繫人望如此至如乞斬大璫張去為尼外
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覲議復奏審之
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等弊皆根抵天下
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廼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
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
陳公以薨聞 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
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
十五年七月二月葬于莆田縣保豐里龍汲山朝
奉即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公熹狀
其行其子守以請銘于太史氏而廬陵楊万里實
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
潁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
將遠南迁泉江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

十二世孫嶠沈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
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冀公薨執喪
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
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訣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
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
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
已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
悸亟馳畋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疾云服
除負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
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 今天子為普安郡王

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

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
郎兼 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郎二年
講說常傳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外郎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
辜媚秦檜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揆克併
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籍籍會冬無雲而
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
罷思退金虜自燕徙汴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
中外久握兵柄尤以揆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

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公引春秋書
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月並見此夷狄陵
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

天子為罷存中而奪之兵時虜釁已形公言宜蚤
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旧臣唯
張忠獻在困於說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歛之

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
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
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疎雖有勤王之節安蜀
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踰

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 陛下察其說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繫人心 上大悟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公請斬之 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扼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來持以重兵擣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

幣無策矣。虜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曰。飯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目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遠佞倖。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迁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讎耻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

發沉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飾
邊備十一月召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
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
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
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
以身附炎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隆
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為
不若養威觀釁俟万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
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
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大
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
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
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
來顯忠身處戰城下自朝及晡殺傷過當虜氣燄
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兩不相知
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
失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
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皈討其實
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

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衄沮大計

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人情解体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陰清野可挫賊鋒

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

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上勞之再三公引改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

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 仁宗為最盛願

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 仁宗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脉氣節又人才之命脉 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略盡今日之戒也於是 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

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

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
事公又極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
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
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去而端禮亦卒
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 上猶未能屏鞠戲
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戚靈唐敬穆及
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
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
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

陳良翰林栗劉昉時龍大淵曾覲以旧恩怙寵士
夫頗出其門言者徃徃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
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吞偶中書舍人洪
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當除某官公曰何自得之
邁以淵覲告公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
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
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
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
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藩籬未
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

陴濬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
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
模悉如 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瑤輩者
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
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牘不名公却之
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畝亡命

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虜畝叛亡否此載書也
鎮江軍帥戚方掎克軍士嗾怨言者及之公奏外
議內臣中有主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
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啟言其餘即詔罪方而以